



檢查者 龔汝僖  
覆查者 李文 荷 龔

第 叁拾肆 冊 (共存肆拾叁冊)

|         |  |
|---------|--|
| 書名      | 六臣註文選  |
| 刊寫時代    | 宋贛州刊元明修補本                                    |
| 裝式      | 線裝鑲襯   |
| 卷數      | 第伍拾壹   |
| 葉數      | 或拾柒葉外舊鈔配柒葉                                   |
| 行格      | 半葉玖行行大字拾伍小字或拾補刊字數不一                          |
| 高廣      | 高柒寸陸分 廣壹尺壹寸捌分                                |
| 邊口      | 左右雙綫白口第一魚尾下標文選卷第幾第二魚尾下標葉數上口間記字數下口有刊二名氏(補鈔無字) |
| 印章      |  |
| 其他標識及狀況 | 蛀修間有版字模糊處 負敬等字缺筆                             |
| 覆查加注    |  |

中華民國十三年 柒 月 拾 玖 日

文選卷第五十一

梁昭明太子撰

唐李善注

唐五臣呂延濟劉良張守節

呂向李周翰注

論一

賈誼過秦論

東方曼倩非有先生論

王子淵四子講德論

過秦論

賈誼

善曰應劭曰賈誼書第一篇

論秦之過此

秦孝公據殽作峭函之固擁雍州

地善曰韋昭曰峭謂二殽函函谷關也史記張良

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

席卷天下苞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

吞八荒之心善曰壽秋程誠圖曰諸侯冰散席

天下苞含天下也周易曰括囊無咎無譽

皆盡欲取之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

耕織脩守戰之具外連衡而鬪諸侯善

戰國策蘇秦說惠王曰始將連橫高誘曰合關東從

通之於秦故曰連橫文穎曰關西為橫衡音橫銑

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善曰李斯上書曰孝公用

孝公既沒惠文武昭善曰

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

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善曰李斯上書

曰惠王用張儀

之計西并巴蜀南取漢中東據成臯之險割膏腴之壤  
濟曰漢中巴蜀皆地名舉破也膏腴土田良沃也要

險阻也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

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

締交相與為一善曰文穎曰關東為從張晏曰  
締連結也徒帝切良曰盟誓

約也銑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

楚有春申魏有信陵善曰史記曰平原君趙  
勝者趙之諸公子也又

曰孟嘗君者名文姓田氏又曰春申君者楚人也名  
歇姓黃氏又曰魏公子無忌者魏安釐王弟也為信

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

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離橫善曰言諸侯約  
為從欲以分離

秦橫也 向曰關東連兵曰從  
言關東諸侯為約離散秦之衡也

兼韓魏燕趙

宋衛中山之眾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

尚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善曰呂氏春秋曰  
齊攻廩丘趙使孔

青將而救之與齊人戰大敗齊人書尼三萬以為二京  
甯越謂孔青曰苦矣不如歸尸以內攻之彼得尸

而府庫盡於葦此之謂內攻之然甯越趙人也徐尚  
未詳戰國策蘇秦說惠王曰始將連橫呂氏春秋曰

杜赫以安天下說周昭文君昭文君謂杜赫曰願李  
所以安周高誘曰杜赫周人也 向曰韓魏燕趙宋

衛中山皆國名 翰曰齊明周最陳軫召滑

樓緩翟的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善曰

策齊明謂東周君曰臣恐西周之與楚韓齊令之為  
已未地於東周也高誘曰齊明東周臣也戰國策曰

齊令周最使鄭立韓擾而廢公叔周最患之高誘曰  
周最周君之子也仕於齊故齊徒之也字林曰最才  
勾切戰國策秦王謂陳軫曰五國子欲去秦而之楚  
信乎軫曰然高誘曰陳軫夏人往仕秦亦仕楚也韓子  
十象謂楚王曰前時王使召滑之越五年而能成之  
史記范蠡對楚王曰王前嘗用召滑而即江東滑音  
依字戰國策曰秦王伐楚魏王不欲樓緩謂魏王曰  
不與秦攻楚楚且與秦攻王王不如今秦楚戰王交  
制之高誘曰樓緩魏相也翟景未詳史記曰蘇秦之  
身屬因燕子而求見齊王齊王怨蘇秦欲因蘇屬燕  
子為謝遂委質為齊臣又曰樂毅賢好兵為魏昭  
王使於燕燕昭王以客禮待之樂毅遂委質為臣燕  
昭王以為  
亞也  
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  
留  
田忌廉頗趙奢之倫制其兵  
善曰史記曰  
吳起衛人也  
問曠亦孫式之後也田忌進孫子於齊威王帶佗未

言曰氏春秋曰三廖貴先兒良貴後此一人者皆  
下之豪也兒五兮切戰國策曰韓魏之君朝田忌  
鄒忌為齊相田忌為將使田忌伐魏一戰三勝高  
曰田侯宣王也史記曰廉頗趙奢  
廉頗為趙將伐齊大破之又曰趙奢者將也趙惠文  
田部吏也秦伐韓趙王令趙奢將而  
嘗以  
什倍之地百萬之眾叩  
關而攻  
秦  
善曰孔安國論語注曰  
良曰  
高故曰仰攻之  
良曰  
百萬仰關函谷關  
秦人關  
而進敵九國之  
師迫進而不敢進  
善曰九國謂齊楚韓魏燕  
趙中山也進進史記作  
巡  
鏡曰九國謂六  
秦無二天遺錢之費而  
天下諸侯已困矣  
善曰李巡爾雅注曰  
於具

從散約解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

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白萬流血漂櫓

音魯善曰韋昭曰大指曰櫓左氏傳曰秋虜稱之

車之輪以為櫓濟曰軍敗曰此百萬言多也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疆

國請伏弱國入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

享國之日淺國家善本無無事善曰及至始皇

卒子孝文王立卒子莊襄王立公羊傳及至始皇

奪六世之餘烈善曰張晏曰孝公惠文王武王

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馬而

亡諸侯善曰以馬喻也

善曰三變以爲他一敵長

扑浦以鞭笞天下善曰

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

爲桂林象郡善曰

之君僂首係善曰

委命下吏

城而守蕃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

下吏言任性命於獄官也

文選卷第五十一

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

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

首善曰史記李斯曰請廢博士官所職天下取有藝詩書百家語者詣守尉雜燒之又曰秦更名民曰黔首 鑿曰百家言經史

之類也秦命民曰黔首隳五臣本作隳名城殺豪

俊善曰應劭曰壞城恐復阻以為已害向曰墮壞也收天下之兵聚之

咸陽銷鋒鋦的鑄善本作鑄以為金人十二

以弱天下之民善曰如淳曰鋦箭足也善曰

天下兵聚之咸陽以銷鋒鋦為鍾鐻金人十二重各

石置宮庭中鋦或為鐻音巨翰曰兵戰具也秦所都也鋒鋦兵刃也弱然後踐華為城因河

天下民謂去其兵器也

為池善曰服虔曰斷華山為城美大之也晉灼曰踐登也濟曰登踐華山以為城因河水以為池

取其高深廣大而言也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

為固良曰壘上文也十萬曰億不則者不可量則也良將勁弩守要害

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善曰誰何問之也漢書有

誰何卒如淳曰何謂何官也廣雅曰何問也銑曰何問也言誰敢問

天下已定始始皇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

善曰金城言堅也史記張良曰關中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子孫帝王萬

世之業也善本無也字善曰史記秦始皇曰侯為

萬世傳之無窮向曰金城始皇既沒餘威震

千其取其堅固而廣大也



于殊俗

洵曰沒死也殊俗遠方也

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

子氓

善本作氓

隸之人而遷徙之徒也

善曰史記曰陳勝字

涉陽城人勝為王號為張楚西繫秦禮記曰儒有蓬戶甕牖常暄曰繩樞以繩肩戶為樞也如淳曰此古文氓氓人也良曰樞戶樞也謂以甕為牖以繩繫戶氓隸賤稱遷徙之徒謂涉為成漁陽之徒也

言涉至微賤也

材能不及中庸

善曰方言曰庸賤稱也言不及中等庸人也

銑曰庸常也言不及中常之人

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

頓之富

善曰史記曰范蠡之陶為朱公以為陶不

下之中皆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十九年之間三致千金孔叢子曰猗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飢桑則常寒聞朱公富往而問術焉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牝乃適河東大畜羊牛于猗氏之南其滋息不可計以具富猗氏故曰猗頓也

向曰陶朱公猗頓皆富人也言涉不賢又不富

躡足行伍之間俛

起阡陌之中

善曰如淳曰躡音疊音義曰俛音免如淳曰時皆卑屈在阡陌之中

翰曰言在兵行伍而起於道路謂涉行至蕪遇雨不得已而舉事也躡足驅馳也俛下也阡陌道路也

率罷弊

五臣本作疲散

之卒將數百之眾轉而攻

秦

洵曰時兵皆疲於行役而逃散也數百言少也

斬木為兵揭竿為

旗

善曰埤蒼曰揭高舉也巨列切莊子曰揭竿求諸海也良曰斬木為兵器而無鋒刃揭舉竿為旗

而無旌幡也

天下雲會而響應

善曰

莊子曰今使民曰某所有賢者蓋載糧而赴之方

蓋載擔也音盈銑曰如雲之會如響應之應蓋載糧軍糧也景從如影之隨形也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

矣

向曰自涉之起封建諸侯高祖入關破秦竟始於涉也

且夫天下非小

弱也雍州之地

五臣本作嶠

函之固自若也

翰曰秦兼有天下所以非小弱也自若自然也

陳涉之位不尊於齊

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鋤耰棘

矜不銛

息

於鉤戟長鐵

所介也

善曰孟康曰耰鋤柄也亦雅曰

棘戟也言鋤柄及戟種也種巨中切如淳曰鉤戟似矛刃下有鐵橫上鉤曲也說文曰鐵鉞有鐔也

曰耰鋤柄也棘矜戟也以鋤柄為之鉞利也鉤戟鐵皆兵名謂九國時兵器也

諸成之眾

非抗於

五臣本無於字

九國之師也

善曰通俗文曰罰罪曰滴文厄切

良曰諫成謂涉成漁陽也抗敵也

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

非及曩時之士也

善曰史記曰賢人深謀於廊廡論語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及六國之將相

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試

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

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

善曰莊子曰大樹其絜百圍司馬彪曰絜

也下結切向曰謂六國咸而涉盛也

然秦以區

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

百有餘年矣

善曰鄧展曰招猶舉也蘇林曰招音翹良曰招舉也九州之數秦

有雍州餘八州皆諸侯之地朝同列謂六國諸侯嘗與秦為列國皆反朝服也

然後以六

合為家

五臣本作敵

函為宮

一夫作難而七

廟隳五臣本作墜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

善曰春秋考異郵曰君教妻誅為天下笑清曰一夫謂涉為首唱也天子七廟直壞也死人手謂秦王子嬰為項羽所殺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 非有先生論

### 東方曼倩

善本作箎字善曰漢書曰朔又設非有先生論良曰非有謂無有也言無有此先生而假立之以仕吳之事而明君臣之美

以諷焉

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能稱往古以廣主意退不能揚君美以顯其功默然無

言者三年矣吳王怪而問之曰寡人獲

先人之功寄于眾賢之上夙興夜寐未

嘗敢怠也銑曰先人先祖也眾賢羣臣也夙早也興起也怠墜也今先

生率然高舉遠集吳地善曰率然輕舉之貌向曰率然猶忽然

也高舉者將以輔治寡人誠竊嘉之體不敬之也

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

聽鐘鼓之音虚心定志欲聞流議者三

年于茲矣善曰呂氏春秋曰越王欲致必死於吳身不安枕席口不甘厚味目不視靡曼

耳不聽鐘鼓三年苦身勞力高誘曰靡曼好色也流議猶餘論也翰曰嘉善也靡曼好兒也流議猶餘

議猶餘論也

論也 今先生進無以輔治退不揚主與竊

不善本無不字 為先生取也 善本作先 蓋懷能

而不見臣 善本無臣字 不忠也 見而不行主不

明也 意者寡人殆不明乎 濟日殆 非有先

生伏而唯唯 良日唯唯 聽之辭也 吳王曰可以談

矣 寡人將竦意而覽焉 先生曰於戲可

乎哉可乎哉談何容易 善日於戲 歎辭也 於

言不可也 言談說之道何容輕易乎 銑日竦正也

於戲嘆也可乎言不可也再言之者所以言談之難

何得輕易而為之 夫談者有悖忽於目而佛於耳

約說苑子石曰費仲惡來革長鼻 耳崇侯虎頰約

之心歎以合於意武王伐紂二子身死收之野 良

日飛廉善走者也其子惡 二人皆詐偽巧言

未華多力俱事於紂也 利口以進其身 善日論語子曰巧言 令色鮮矣

陰奉彫琢刻鏤之好以納其心務快耳 仁又日惡利口之覆 邦家

目之欲以苟容為度遊往不戒身沒 被戮宗廟崩弛國為墟殺戮賢臣親

近讒夫 銑日也廢也言 詩不云乎讒人罔極

交離四國此之謂也 善日毛詩小雅文也 故

卑身賤體說色微辭愉愉 喻煦煦 終無

益於主上之治善本作即志士仁人不忍

為也善曰愉愉煦煦和悅之貌也孝經鉤命決曰

曰志士人仁無求生以害仁也將儼五臣本無然作

矜莊之色深言直諫上以拂人主之邪

下以損百姓之害善曰拂與弼同翰曰儼然於莊見拂遠也則

得於邪主之心曆於衰世之法故養壽

命之士莫肯進也遂居深山之間積土

為室編蓬為戶彈琴其中以詠先王之

風亦可以樂而忘死矣善曰尚書大傳曰子夏曰弟子所授書於

諄於心而便於身者善曰韓子曰聖人之教

佛違也佛扶勿切或有悅於目善本無

順於耳快於心而毀於行若非有明王

聖主孰能聽之矣吳王曰何為其然也

由人以上可以語上也善曰韓子曰

以語上也先生試言真人將見子直善本無

焉先生對曰昔闕龍逢逢諫於桀而

王子比干直言於紂善曰曰

此二臣者皆極處盡忠此二臣者皆極處盡忠五臣本

主澤不下流而萬民騷動故直言其失

切諫其邪者將以為君之榮除主之禍

也翰曰慙傷也今則不然反以為誹未諱也

之行無人臣之禮善曰如導曰漢書注果

然然傷於身蒙不辜之名戮及元人五

為天下笑善曰鄭玄禮記注曰戲猶辱也故曰談何處

易濟曰紛然多兒蒙被無罪見殺之名也戮辱也是以輔弼之臣

而邪諂之人並進春秋考異郵遂及

惡來革等善曰史記曰中涓生甚廉生惡來惡來父子俱以勇力事殷

天子者不敢忘雖退而窮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

是以伯夷叔齊避周餓于首陽之下

後世稱其仁善曰論語子曰伯夷叔齊餓如

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談何容易

於是吳王懼句善本然易容捐薦去几危

坐而聽善曰懼敬兒也管子曰少者之事先生危

薦去几自貶損也捐弃薦席几案也危坐敬之也先生曰接輿避世箕

子被髮佯狂此二子者皆避濁世以全

其身者也善曰論語曰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尸

以此免也良曰接輿避世佯狂使遇明王聖

主得賜清讌之間寬和之色發憤畢誠

圖書安危揆度得失上以安主體下以

便萬民則五帝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

故伊尹蒙恥辱負鼎俎和五味以干湯

太公釣於渭水善本無之陽以見文王善

魯連子曰伊尹負鼎佩刀以干湯得意故尊宰舍六韜曰文王卜田史扁為卜曰于渭之陽將大得焉非

熊非羆非虎非狼兆得公侯天遺女師文王齋戒三日田于渭陽卒見呂尚坐茅以漁

恥屈心合意同謀無不成計無不從誠得

其君也深念遠慮引義正其身推因

以廣其善曰孟子曰推本仁祖義善本

有德祿賢能誅惡亂摠遠方統類美風

俗此帝王所由昌也善曰

霸向曰本祖皆以仁義王曰

奪人倫則天地和洽遠方懷之數號聖

王翰曰慮六順人故臣子之職既加矣於

是裂裂善本地定封爵為公侯傳國子

孫名顯後世民到于今稱之以遇湯與

人主也太公伊尹以是此龍逢比干獨

如彼豈不哀哉故曰談和容易於矣

王穆然俛而深惟伯而泣下交頤善曰穆猶默靜

思貌也孫子兵法口令發之曰士寢者涕交頤曰嗟乎

余國之不幸也良曰縣連將領二音皆危世之不

絕也言曰說文曰綿聯微也於是

正明堂之朝齊君臣之位舉賢才布德

惠施仁義賞有功躬親字即儉減後

宮之費損車馬之用改郵聲逐使人

論語顏回問為邦子曰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使人殆省庖厨去侈靡

宮館壞苑囿填池塹以與貧民無產業

者開內藏振貧窮存老弱恤孤獨薄賦

斂省刑罰銑曰明堂布政之宮鄭聲淫樂也行此三年海內晏然

天下大洽陰陽和調萬物咸得其宜孫卿

子曰萬物得宜事變得應向曰晏安和洽也國無災害之變天

無饑寒之色家給人足言禮有餘國

空虛五臣本作圉圉虛空向曰國

鳳皇來集麒麟在郊甘露既降朱草萌





不行也應劭風俗通曰步也尺足率長一  
則尺一躍三尺法天地人每凡四尺一  
躍行也趨進也

有日謂多日也幸遭聖王之出也  
善曰論語陽貨謂孔子曰懷其寶而  
其邦可謂仁乎

去鍾期而舜禹適帝堯也  
牙善鼓琴鍾期聽其音而知其意遂相與  
之賢過帝堯有道而事之也言夫子適  
有女鍾期去知音之友舜

業不亦難乎夫子曰然有是言也夫  
禹逃有道之君遁逃也於是欲顯名號建功

蠹終日經營不能越階序附驥尾則涉  
千里攀鴻翮則翔四海

序驥良僕雖頑騫  
善本作為願從足下

然何由而自達哉  
濟曰騫馬也

懿誠懇誠於本朝之上行話談於公  
善本作為懇誠

卿之門  
善曰春秋說題辭曰秉懿誠之義思至忠

乎公卿  
善曰禮記曰介紹而後交

其然也昔甯戚商歌以亡  
善曰春秋曰甯戚

越商歌車下而相公  
善曰春秋曰甯戚

戚飯牛車下望相公而心擊牛  
善曰春秋曰甯戚

越商歌車下而相公  
善曰春秋曰甯戚

戚飯牛車下望相公而心擊牛  
善曰春秋曰甯戚

越商歌車下而相公  
善曰春秋曰甯戚

戚飯牛車下望相公而心擊牛  
善曰春秋曰甯戚

越商歌車下而相公  
善曰春秋曰甯戚

戚飯牛車下望相公而心擊牛  
善曰春秋曰甯戚

向曰穽威飯牛望相公而為  
下相公乃召以為致政公而為  
芻一而將是女嬰也

者嬰子曰吾為人臣僕於中  
何為此曰吾為人臣僕於中  
焉為僕對曰吾身不與東

與之俱歸至舍不辭而入越  
人應之子何絕我之暴也越  
也今子贖我吾以上為知我矣

也者同矣晏子出見之曰嚮也  
之容而今也見客之意向往  
累舊之歡皆塗黜卒遇而以

五臣本無也字故毛嬙西施  
翰曰觀見也故毛嬙西施善  
其好嫫媿姆母倭媿於媿

掩其醜善曰慎子曰毛嬙先  
皆止先施西施一也孫卿子  
媿媿力父是之喜也倭媿醜

媿西施皆美婦人也媿苟有  
媿倭媿皆醜婦人也媿苟有

夫子曰咨夫特達而相知者  
遇也招賢而處友者衆士之

特歎辭也 是以空柯無刃公  
五臣本 但懸曼矰蒲苴不能

薛君韓詩章句曰曼長也鄭  
謂之矰矰高也列子曰蒲苴子

越石負

越石負

越石負

越石負

越石負

越石負

越石負

越石負

越石負

越石負

越石負

越石負

越石負

振之連雙鶴於青雲銑曰公輸班至巧者也與斧柯不與其刃則不能有所制斷也蒲苴子善六射也與曼矰不與其弓則不能發射也言事必相須而成也曼長也結綴於六謂之增也故虞

騰撇波而齊水不如乘舟之逸也衝蒙

涉田而善本有能空致遠未若遵塗之疾也

說文曰擊擊也擊與撇同也正設切白曰海水而擊波不如乘舟之從速涉田而行不如依道之捷

易致也膺膺騰躍撇擊也衝蒙謂衝突蒙籠也

蔽於無人行衰於寡黨此古今之患唯

文學慮之文學曰唯唯苟聞命矣翰曰敬聞求友

命於是相與結侶攜手俱游求賢索友歷

于西州齊曰索木水也蜀在西故云西州也有二人焉乘輅

而歌倚輓玉而聽之善曰輅車也白虎通云名車為輅者何言所以

步之於路也包咸論語注曰輓者輅端橫木以縛扼也良曰輅車也輓輅端木也詠歎

中雅轉運中律嘽闡緩舒繹曲折不失

節善曰禮記曰嘽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齊曰中合也雅大小雅也轉運齊之

颺也律六律也嘽緩舒繹柔和之聲也問歌者為誰則所謂浮

游先生陳丘子者也於是以士相見之

禮友焉善曰儀禮曰士相見之禮禮文

既集善曰韓子曰禮有六禮文學夫子降

而稱曰俚紀力人不識其見三臣本

聞善曰劉德漢書注曰俚鄙曩從末

路望聽玉音竊動心焉善曰尚書文傳曰

敢問所歌何詩請聞其說浮游先

生陳丘子曰所謂中和樂職宣布之詩

益州刺史之所作也刺史見太上聖明

股肱竭力德澤洪茂黎庶和睦天人並

應屢降瑞福善曰如淳漢書注曰太上

故作三篇之詩以歌詠之曰大上謂主也股肱謂臣也洪大也

也文學曰君子動作有應從容得度南

容三復白珪孔子睹其慎戒太子擊乎誦

晨風文侯諭其指意善曰論語曰南容三復

妻之韓詩外傳曰魏文侯有子曰擊次曰訢訢少而

立之以為嗣封擊中山三年莫往來其傳趙倉唐諫

曰何不遣使乎則臣請使擊曰諾於是遂求北犬晨

喜擊知吾好北犬嗜晨鴈也即見使者文侯曰中山

之君亦何好乎對曰好詩文侯曰於詩何好曰好晨

風文侯曰晨風謂何對曰詩云鷓彼晨風鬱彼北林

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此自以

我君也於是文侯大悅曰欲知其君視其所使

君不賢惡能得賢傳遂廢字訢召中山君以為嗣

良曰白珪之玷尚可磨斯言之今吾子何樂小此

玷不可為諭曉也餘同善注

詩而詠之也

銑曰言古人詠詩皆有所適今子所歌復何尚也

先

曰夫樂者感人心

善本作密字

深而風移俗

易吾所以詠歌之者美其君術明而臣

道得也

善曰禮記曰樂者聖人所作也其感人深又曰樂者所以移風易俗也

君

者中心臣者外體外體作然後知心之

好惡臣下動然後知君之節趨

善曰子子曰民

君為心君以民為體心正則體脩心肅則身勗也

好惡不形

五臣本作刑

則是非不分節趨不立則功名不

宣故美玉蘊於砥

武砩夫

凡人視之

他沒

焉良工砥之然後知其和寶也

馬融論語注曰蘊藏也戰國策曰白骨疑象武夫類玉張揖漢書注曰武夫石之次玉者廣蒼蒼曰快忽忘

也翰曰蘊積也砥砩石而次於玉快不辨貞良工理玉之工也和寶謂如下和所獻寶

精

鍊

善本作練

藏於鑛璞

善本作朴字

庸人視之忽

焉巧冶鑄之然後知其幹也

善曰精鍊金也金曰鍊不

耗故曰精鍊也說文曰鑛銅鐵璞也鑛與寶同瓜丘切翰曰精鍊金也百鍊不耗故曰精鍊鑛璞謂金

石相和未理者也忽焉不識貞巧冶理金之工也幹體也

況乎聖德巍巍

蕩蕩黎

善本作民字

氓所不能命哉

善曰論語子曰

大哉堯之為君也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廣雅曰命名也

良曰言物尚如此況天子之

德不詠歌其何以知之魏魏高自蕩蕩大自命名也是以刺史推而詠之

揚君美德善本作德美深乎洋洋罔不覆載

紛紛天地寂寥善本作聊字宇宙善曰言所覆者廣也紛紛衆多

之貌也寂聊曠遠之貌也紛紛衆多自寂寥曠遠自言君德之多而及於遠

明君之惠顯忠臣之節究皇唐之世何

以加茲善曰爾雅曰究窮也郭璞曰謂窮盡也是

以每歌之不知老之將至也善曰論語子曰發憤忘食

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也翰文學曰書曰云

迪一人使四方若卜筮善曰尚書曰迪一人有事四方若卜筮

不是字孔安國曰迪道也孚信也濟曰迪道也人天子也言道天子行德化使四方之人信順如卜

筮夫忠賢之臣導主志承君惠摠盛德

而化洪天下安瀾比屋可封何必歌詠

詩賦可以揚君哉愚竊惑焉善曰瀾水波安瀾以喻太平也尚書大傳曰周氏可比屋而封良曰摠舒也

洪長也瀾波也安瀾言靜也此屋可封謂太平之人也愚謙辭浮游先生色勃皆益善曰論語子曰君召使擯

色勃如也銑曰勃怒也曰是何言與善曰孝經

皆溢怒目精出於目惟也昔周公詠文王之德而作清

廟建為頌首吉甫歎宣王穆如清風列

言與向曰怪其言不常也

于大雅善曰毛詩周頌曰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維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詩大雅

序曰彞民尹言甫美宣王也詩曰吉甫作誦穆也清風翰曰周公清廟之詩為周頌之首甫尹吉甫

也大雅夫世衰道微偽臣虛稱者殆也世

平道明臣子不宣者鄙也鄙殆之累傷

乎王道濟曰偽詐也殆過也鄙耻也累辱也故自刺史之來

也宣布詔書勞來不怠令百姓徧曉聖

德莫不露濡庇江眉耆耆之老善曰庇

眉有白黑雜色良曰濡潤也庇眉耆耆皆老稱庇白黑毛相雜也咸愛惜朝夕

願濟須臾觀大化之溥流良曰溥厚流行也於是

皇澤豐沛主恩浩溢百姓歡欣中和感

發是以作歌而詠之也善曰感發謂情感於中發言為詩也銑

曰皇澤天子惠澤也豐沛言多也傳曰詩人感而後思思而

後積積而後滿滿而後作言之不足故

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

不足善本作厭字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也善曰樂動也聲儀寸也此臣子於君父之常義古今

一也今子執分寸而罔億度戲把握而

却寥廓乃欲圖六人之樞機道方伯之失



得不亦遠乎

善曰遠度之言無限也韓子曰有尺寸而無億度又曰前識無緣而

忘億度也馬融論語注曰罔誣也夫人謂天子也周

易曰利見大人又曰言行君子之樞機向曰罔無

也億度尺丈也把握言把握之狹也寥廓廣

大也大人天子也樞機權要也方伯諸侯也

子見先生言切恐二客慙膝步而前曰

先生詳之 善曰戰國策曰荆軻見太子太子再拜而哭膝行流涕 翰曰詳審也

行潦 老 暴集江海不以為多鱗 秋鱗

並逃九罟域不以為虛 善曰左氏傳曰君子曰潢汙行潦之水杜預曰行潦流潦也莊子海若曰天下之

百川歸之而不盈爾雅曰鱗鱗郭璞曰今泥鱗也鮪似立切郭璞山海經注曰鱗魚似鮪毛詩曰九魚鱗鮪爾雅曰九罟魚網也 濟曰言江海網罟

之大不為一物而虧盈上行潦 是以許由匿堯

而深隱唐氏不以衰夷齊恥周而遠餓

文武不以卑 善曰呂氏春秋曰昔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

遂之箕山之下論語子曰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

人到手今稱之 良曰言帝王之德不為一人而屈

不能穢垂棘邪論不能惑孔墨 善曰毛詩曰營營青蠅止於樊鄭玄曰蠅之為蟲汙白使黑汙黑使白左

氏傳曰晉荀息請以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

既曰青蠅能變白黑也而不能汙其寶玉邪可亂於

賢聖 今刺史質敏以流惠舒化以揚名

向曰實正敏  
達舒布也

采詩以顯至德歌詠以董其

文受命如絲明之如縷

善曰縷雅曰董正也禮記曰王言如絲其出如

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綸音弗鄭玄曰言出彌大也三

鬲曰董篤也禮記云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綸即縷釣

魚繳也王言之也甘棠之風可倚而俟也

善曰詩序曰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二客雖

明於南國 翰曰同善注倚立也空

計沮與議何傷

善曰言二客雖於計空塞於

也爾雅曰空塞也 濟曰二客謂文學與夫顧謂

字也空塞也沮敗也何傷言無傷於理也

文學夫子曰先生微矜於談道又不讓

乎當仁亦未巨過也願二子措意焉

本無焉字 善曰論語子曰當仁

不讓於師 良曰微少巨大措致夫子曰否

夫雷霆必發而潛底震動

善曰曰否或春秋

動矣 抱手 鼓鏗 鏘 而介士奮竦

援抱而鼓鄭玄周禮注曰介被甲也 向曰雷霆

也潛底幽隱處也抱擊也鏗鏘聲也介士曰士也

也故物不震不發士不激不勇今文學

之言欲以議愚感敵舒先生之憤願二

生亦勿疑也

善本無也字 善曰言議前敵之

事欲感動前敵之心耳二 翰曰文學先議愚

生謂先生與陳丘子也於是文釋復集乃

始講德

善曰馬融論語注曰釋文學夫子曰

濟曰釋理也

文選卷第五十一

昔成康之世君之德歟善本臣之力也

善曰韓子曰晉平公問叔向曰齊桓公九合諸侯臣之力耶君之力耶與音余濟曰問周成王康王地

先生曰非有聖智之君惡鳥有甘棠之

臣故虎嘯而風寥戾龍起而致雲氣善曰

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良曰聖

智謂成康也甘棠謂邵伯也銑曰雲從龍風從虎

背相感而生蟋蟀俟秋吟浮蟀由出以

陰善曰易通卦驗曰立秋蜻蛚鳴蔡邕月令章句

矣寥戾風聲蟋蟀蟲名俟待易曰飛龍在天利

見大人嗃聲相應仇偶相從善曰周易曰

也蟋蟀亦蟲名陰則出也同聲相應同

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以明不殫傾耳

而聽以聰何則淑人君子人就者衆也

善曰毛詩曰淑人君子其儀故千金之裘非

一狐之腋亦大厦善本作之材非一丘

之木太平之功非一人之略也五臣無也

慎子曰廓廟之材蓋非一木之枝狐白之裘非一狐

之皮也治亂安危存亡策辱之施非一人之力也

良曰狐白裘以狐腋下毛為之而價蓋君為元

首臣為股肱明其一體相待而成有君

而無巨春秋刺焉

善曰公羊傳曰宋公與人期戰于泓之陽宋師

敗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德君而無巨以為難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也何

惜言其王德而無王佐也

銑三代以上皆有

師傳五伯以下各自取友

善曰說苑

名臣也其實師也王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僕也向曰三代夏

伯齊相公晉文公秦穆公楚莊公宋襄公是也

齊相有管鮑

已合諸侯一匡天下

善曰左氏傳曰

輔佐說苑

論語子曰

管子曰管子

正也

晉文公有咎

五臣本

犯趙衰

危取

威定霸以尊天子

善曰左氏傳曰晉公了重耳奔狄從者狐偃趙衰

頤魏武子司空季子杜預曰狐偃子犯也司空季子

齊臣曰季也左氏傳曰先軫謂晉侯曰報施救患取

威定霸於秦穆有王由五殺攘却西戎始

是乎在矣

開帝緒善曰韓詩外傳曰昔我將由余使秦秦繆

不以恭儉也失國者未嘗不以驕奢也繆公然之於

是也內史王廖曰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由余聖

也將秦之何王廖曰焉其遺之女樂以媯其志然

後可圖繆公曰善乃使王廖以其女樂二列遺我王

與語國事大悅又曰秦用由余謀伐戎王并國十二

濟曰正王繆由由余五幾百里奚也緒業也楚莊有孫叔子反兼

定江淮威震諸夏善曰韓詩外傳曰沈令尹

年而楚國霸左氏傳曰楚子圍鄭子反將右晉師救

鄭及楚師戰于邲晉師敗績邲必如良曰孫叔

教也諸夏句踐有種蠡庸剋滅彊吳

雪會稽之恥善曰漢書曰江都王問董仲舒曰

吳遂滅之孔子稱躬有三仁寡人亦以為越有三仁

史記曰吳王夫差伐越敗之越王勾踐乃以甲兵五

千人棲於會稽又曰勾踐自會稽歸州循其士民伐

吳大破之吳王自殺也魏文有段干田

魏文侯名過相公而功不及五伯何也白圭對曰

侯師子夏友曰子方敬段干木此名之所以過相公

也而名號顯榮者三士羽翼之也史記魏文侯謂李

克曰寡人之相非成則璜璜翟璜也成魏文侯弟名

也呂氏春秋曰段干木者魏文敬之過其廬而軼秦

皆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為然乃止向燕

昭有郭隗樂毅夷破彊齊困閔於莒善

史記曰燕昭王以子之之亂而齊大敗燕燕昭王怨

齊於是詘身下士先禮郭隗以招賢者樂毅為魏使

齊齊閔王走保夫以諸侯之細功名猶尚若

此而況帝王選於四海羽翼百姓哉善

高誘曰氏春秋注曰尹翼輔佐也  
濟故有賢聖  
曰羽翼謂任賢以輔佐百姓也

之君必有明智之臣欲以積德則天下

不足平也欲以立威則百蠻不足攘也

善曰毛萇詩傳曰攘除也今聖主冠道德履純仁被六

藝佩禮文良曰純深也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也言皆以美事喻衣服也屢

下明詔舉賢良求術士招異倫拔駿茂

銑曰倫等也 是以海內歡慕五臣本作勤慕字莫不風

馳雨集龍襲雜並至填庭溢闕含溥詠德

之聲盈耳登降揖讓之禮極目向曰風雨集言

至溢頌闕廢言多也進以右其條暢急者欬罷不能暢猶通達也言進者樂之疲怠者亦不能罷偃

息匍匐乎詩書之門五臣本無匍匐二字游觀乎

道德之域濟曰言以詩書道德為門為域而游息焉咸絜身

修思五臣本作德吐情素而披心腹各悉精

銳以貢忠誠允願推主上弘風俗而

騁太平濟濟乎多士文王所以寧也

善曰濟濟多士已見上文良曰貢獻允信弘大也濟濟盛貌若乃美政所施

洪恩所潤不可究陳舉孝以篤行崇

洪恩所潤不可究陳舉孝以篤行崇

能以招賢去煩蠲苛以綏百姓祿勤

增奉五臣作俸以厲貞廉善曰漢書宣紀曰律令有蠲除以安百姓條奏又

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祿簿其減益吏奏仔五也 銑曰究陳蠲除苛細綏安也

膳食卑宮觀善曰宣紀曰令太官損膳省宰又曰即因宮觀勿復修理省田

官損諸苑善曰宣紀曰池苑未御幸者假與貧人踈繇役振之

困善曰宣紀曰既人還歸勿筭繇事又曰遣使者振貸乏困恤民災害不逞遊

宴善曰宣紀曰今天下領被疾疫之災朕甚愍之 向曰恤憂皇暇也閱耄老之逢辜

憐縗經之服事善曰宣紀曰朕惟耆老之人髮齒墮落亦無暴宜之心諸年八十以上非誣告人殺

傷人他皆勿坐又曰百姓遭縗經凶災而吏繇事傷孝子之心自今有大父母父母長者勿繇事翰曰

閔憐辜罪也縗經居喪之人也服事謂服役事 惻隱身死之腐人懷

愴子弟之縗匿善曰宣紀曰今繫者或以掠辜若飢寒死獄中朕甚痛之又曰

自今子首匿父母孫匿大父母皆勿坐 齊曰惻隱傷痛也悽愴悲歎也身死腐人謂經擄掠或飢寒死獄

中者子弟縗匿父兄之罪而見縗繫者也恩及飛鳥惠加走獸胎

卵得以成育草木遂其榮茂善曰尸子曰湯之德及鳥

獸矣莊子曰三德之世禽獸成羣草木遂長良愷

悌君子民之父母豈不然哉善曰毛詩大雅文 濟曰

禮悌也先生獨不聞秦之時邪違三王背

五帝滅詩書壞禮義信任群小憎惡仁

智詐僞者進達諂諂者容入宰相刻削

善本作峭字大理峻法善曰廣雅曰峭急也謂嚴急也

也峻處位而任政者皆短於仁義長於

酷虐狼犽善曰孟子曰賊搜懷殘秉賊仁者謂之賊賊

義者謂之殘翰曰言皆如狼其所臨粒善本作

莫不肌慄善本作飢惛伏吹毛求疵並施

螫毒百姓征佞五日本作怍無所措其手

足善曰韓子曰古之人君大體者不吹毛而求小

疵不酒垢而察難知方言曰征佞惶遽也論語

子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佞章容切濟曰

慄戰也言為地應之螫毒於人者怍惶懼與措置

也嗷嗷愁怨遂亡秦族良曰嗷是以養

雞者不畜狸牧獸者不育豺樹木者真

其蠹保民五臣本者除其賊善曰文子曰

雞搏狸又曰所為立君者以禁暴亂也大養禽獸

必除豺狼又況牧民乎又曰太林生蠹還自食人生

事因自賊良曰狸能害雞豺故大漢之為政

也崇簡易尚五臣本寬柔進淳仁舉賢

才上下無怨民用和睦善曰孝經曰民用和

睦親也今四海善本作樂業朝廷淑清天

符既章人瑞又明品物咸亨山川降靈



善曰同易曰雲行雨施品物咸亨同神光耀

五巨本善曰宣紀曰薦鬯之夕神暉洪洞朗天善曰宣紀曰薦鬯之夕神

地翰曰神天地之神鳳皇來儀善曰宣紀曰薦鬯之夕神翼翼鬯鬯

羣鳥並從舞德垂容神雀仍集麒麟自

至甘露滋液嘉禾擲比善曰宣紀曰鳳皇集

鳳皇來儀爾雅曰翼翼恭也鬯鬯和也又曰鬯鬯者

聲和也山海經曰鳳首文曰德宣紀神雀仍集九真

獻奇獸宣紀曰甘露降未央宮又曰嘉穀玄稷降于

郡國良曰鳳皇神雀瑞鳥麒麟瑞獸名甘露瑞露

也嘉禾瑞穀也翼翼飛泉鬯鬯聲也垂

客有容儀也滋液津潤擲比連接也

大化隆

洽男女條暢家給年豐咸則三壤豈不

盛哉善曰尚書曰咸則三壤成賦中邦銑曰隆

法則盛洽和給足也咸則三壤謂上中下田皆有

昔文王應九尾狐而無而字東夷

歸周武王獲白魚而諸侯同辭善曰春秋

天命文王以九尾狐尚書璇璣鈴曰武王得兵鈴謀

東觀白魚入舟俯取以燎八百諸侯順同不謀魚者

視用無足翼從沙紆如魚乃誅向曰周公受拒

鬯而鬼方臣善曰周公受拒鬯未詳鄭立詩箋

也鬯香草也善曰論語曰不順則事不成宣王得白狼而夷狄賓善曰

鬼方遠國名善曰夫名自正而事自定史記

曰穆王征犬戎得四白善曰今南郡獲白虎亦

狼以歸公善曰

偃武興文之應也獲之者張武武張而

猛服也是以北狄賓合五臣本邊不恤

寇甲士寢而旌善本作旌字旗仆也齊曰張武南郡太守

也賓服於會恤憂寇賊寢息仆偃也文學夫子曰天符既聞

命矣敢問人瑞先生曰夫善本作先勾生夫子曰

奴者百蠻之最彊者也善曰毛詩曰因時百蠻

夷狄之通名也天性憍五臣本蹇習俗桀善本暴

善曰左氏傳曰彼皆偃蹇杜預曰偃蹇憍傲也賤老貴壯氣

力相高善曰史記曰匈奴業在攻伐事在

獵射善曰史記曰匈奴兒能騎善本

箭前飛鏃善曰史記曰匈奴逐水隨畜

都無常處鳥集獸散往來馳騫為周流曠

野以濟嗜欲善曰史記曰匈奴如鳥獸

之集散齊遂也其耒耜則弓矢鞬馬播種則扞

弦掌拊收秋則奔狐馳兔獲胡刈則顛

倒殪伊仆善曰禮記曰左也言所以拾弦也鄭玄禮記注曰拊

弓托也音夫史記曰匈奴射狐兔用為食鞠曰以

此如中國之務農也耒耜耕器也播布也拊弦掌拊

用之蔽手以持弓者也奔馳追之則奔遁釋之

皆追也殪仆皆殺傷也

則為寇善曰史記曰匈奴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良曰道迷寇賊也是

以三王不能懷五伯不能綏驚邊圻士

屢犯芻蕘詩人所歌自古患之善曰毛詩曰六月棲

樓戎車既飭四牡駢駢載是常服儉狃孔熾我是用

急銑曰懷來綏安也机動也犯芻蕘言入塞而食

漢草也詩云狃狃今聖德隆盛威靈外覆日

孔熾我是用急

逐舉國而歸德單于稱臣而朝賀王臣本無

賀字善曰宣紀曰日逐王先賢揮將人眾來降鄭

日揮音纏束之纏又曰單于稱臣使弟去珍朝賀

三月向曰靈神也乾坤之所開陰陽之

日逐單于皆匈奴名接編典結計沮頰焦齒臬矐翦髮

鯨首文身裸袒之國善曰編結

髮也漢書中

曰解麟髮則左衽又口匈奴有罪小者軋音義口刀

刻其面蓋沮頰也焦齒示詳又曰大宛深日多鬚蓋

臬矐也鯨首蓋雕題也山海經曰雕題國在鬱林南

翰曰皆蠻夷種類也編結編髮也沮頰刻面也焦

齒黑齒也臬矐眼白也鯨首雕靡不奔走貢

額也文身鏤身也裸袒不衣也

獻懽忻來附婆娑娑嘔吟鼓腋善本作而

笑濟曰靡無也娑娑舞夫鴻均之世何物

不樂飛鳥翕翼泉五臣本魚奮雷躍善

孔安國尚書傳曰洪大也鴻均洪古字通毛萇詩傳

曰均平也毛詩曰鴛鴦在梁戢其左翼翽立口明王

之時人不驚駭也韓詩曰為飛戾天魚躍于泉詳君

目魚喜樂則踴躍於泉中良曰鴻大均平也翕翼

奮躍樂和氣也是以刺史感懣莫舒音而詠至

德鄙人黥於感淺不能究識敬遵所聞

未克善本作刺字殫焉善曰黥不明也烏感切

先生謙辭也黥不明也殫盡也於是二客醉于仁義飽

于盛德善曰毛詩曰既醉以酒既飽以德終日仰歎怡

懌而悅服

文選卷第五十一

明學 齋諭 李羣 校對

鄉貢 進 劉 棻 校勘

左與... 覆校

100



